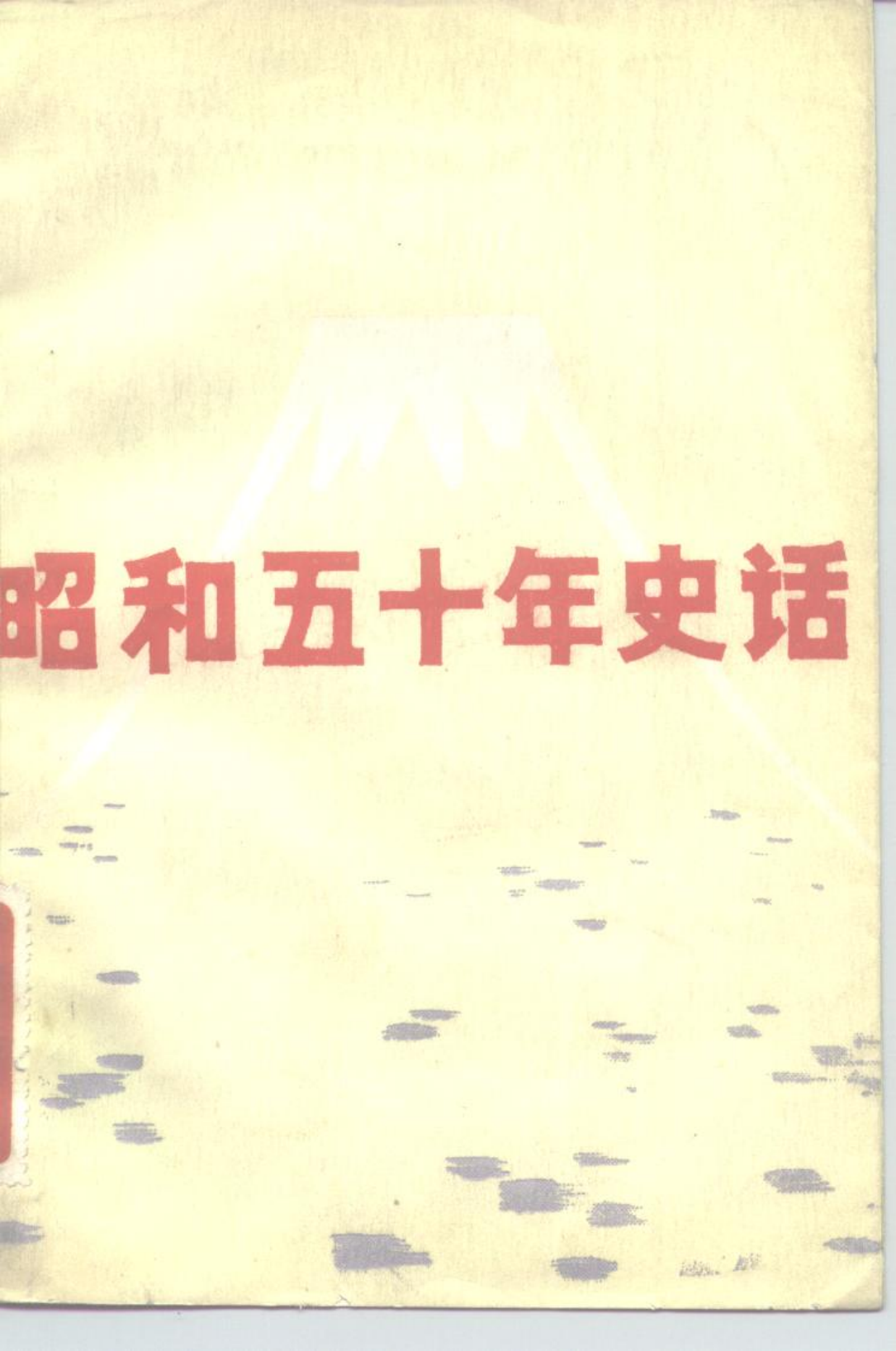




昭和五十年史話

K313.45/2

[日] 色川大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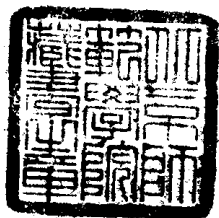
天津政协翻译组 译

王 福 均 校

昭和五十年史话



2088181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9

哈尔滨

881817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蒋 明

昭和五十年史话

〔日〕色川大吉 著

天津政协翻译组 译

王 福 均 校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鹤岗日报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0·插页2·字数204,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20

统一书号：11093·90

定价：0.85元

译 者 的 话

作者色川大吉生于192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科历史系。太平洋战争末期应征入伍,未及参加战斗日本就战败投降了。战后曾去西班牙、法国、美国等地游历,目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同情因战争而受苦难遭迫害的人民。

本书原名直译为《某种昭和史——个人史的尝试》。作者认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众多的个人史所组成的。作者在本书中不是象一般的历史学家那样,一本正经地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史实来描绘这一时代的日本历史轮廓,而是从作者本身的幼年时代、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琐碎情节写起,渐渐扩大开来,触及到社会底层人民在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和对外侵略作战形势下的感受和活动。但它又不是个人的传记,因为作者的意图是要在通过众人的经历来反映时代的面貌——昭和五十年间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日本人民的思想变化。

本书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无辜平民的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抨击了对这一事件应当直接负责的日本皇族东久迩宫,作者详尽地描写了塞班岛上日本军民被登陆的美军逼赶到悬崖跳海自尽和冲绳岛南端作战一天死伤数千人的惨状。书中猛烈批评了日本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不顾人民死活一味蛮干的愚蠢行为。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战争罪犯时,作者说,真正有资格审判战争罪犯的是在战争中被迫害的

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以及在塞班岛上牺牲的那些无辜的平民。

在本书中，作者以四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一位平凡的日本老百姓——桥本义夫的经历。他一生忙碌于为落后的人民宣传文化，提倡“记平凡事”，发起“建碑运动”，制订“丘陵开发计划”……等等。几次身受冷嘲热讽，遭到挫折，甚至被送进图圉，也曾几次萌过悲观绝望的念头，但仍然挺立起来，继续献身于他的信念。桥本义夫这一形象，就是日本民族办事认真、讲求实效、争分夺秒、埋头苦干的象征。书中的这一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底层人民在战争年代的思想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人们都惊奇战后三十多年来，日本的经济发展得这么迅速，竟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原因何在呢？读者不难从桥本义夫这一常民所表现的日本民族精神上领悟到一、二。

作者以史学家的洞察力和文学家的锋利而清新的笔调写成的这本著作，对于想研究、了解日本昭和五十年间历史的读者，是值得推荐的一部书。可惜译者限于水平，译文难免有辞不达意或对原文有理解不够的地方，请读者不吝指正，在此预表谢意。

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日文组杨立勋同志翻译，沈涛同志审阅和修改。聘请王福均同志校订全部书稿。

1981年11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庶民生活的五十年.....	(3)
刻画着历史的容颜.....	(3)
在阴暗面北的土房间内.....	(7)
“别无所求，直到胜利”.....	(13)
废墟后的三十年.....	(16)
第二章 生活在十五年战争的岁月里.....	(23)
我个人历史的试写.....	(23)
电影院的一隅.....	(26)
退出国际联盟的训示.....	(31)
利根川大泛滥.....	(35)
阿部定事件与“二·二六”.....	(37)
讳莫如深的南京事件.....	(43)
“不要当兵，谈恋爱吧”.....	(54)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59)
对小事物寄与的深情.....	(62)
大鼓猛打，寮歌长啸.....	(67)
以民族存亡为赌注的日美交战.....	(74)
寒冬旅行.....	(79)
加达鲁格那岛的悲歌.....	(82)

出征学生欢送会·····	(86)
看不见的重压·····	(90)
马利亚纳海战和塞班岛玉碎·····	(98)
骗人的“举国一致”·····	(108)
土浦海军航空队·····	(113)
冲绳的死战·····	(120)
形形色色的八月十五日体验·····	(127)
第三章 某一“常民”的足迹 ·····	(143)
创造五十年历史的人们·····	(143)
逐渐消失的“常民”·····	(145)
“一村之母”的世界·····	(148)
恐慌下的农民自治运动·····	(154)
摇篮社与教育科学研究·····	(158)
战时下的抵抗·····	(165)
从废墟中建立起多摩自由大学·····	(170)
在沙漠中发掘民众史迹的树木·····	(176)
背向经济成长—凄惨的山冈·····	(184)
平凡人的文章·····	(189)
全国记平凡事运动·····	(193)
红色的螃蟹和蚯蚓·····	(201)
民众自己的话·····	(207)
第四章 昭和史的天皇像 ·····	(216)
种种形象·····	(216)
外国人的两种评价·····	(219)
第一次赴欧旅行·····	(222)

“御大典”前后.....	(227)
柳条沟的枪声.....	(233)
军阀的派系.....	(239)
政变与天皇.....	(242)
贵公子近卫的登场.....	(250)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257)
松冈的“曲艺”外交.....	(263)
日美危机迫近.....	(269)
赌命运的“南进论”.....	(275)
奇袭珍珠港.....	(280)
在防空壕中.....	(286)
最后的“圣断”.....	(288)
忠诚与叛逆.....	(293)
人间天皇的姿态.....	(301)
编后记	(307)

前 言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已经过去了的半个世纪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总是过于繁忙，很少认真地、仔细地去回忆往事和深思自己所走过来的道路。

自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我们就接二连三不断地听到什么“战争”啦、“非常时期”啦、“万众一心”啦、“复兴”啦、“经济成长”啦、“国际化”啦等口号，我们是生活在你追我赶唯恐落后于时代的逼人的形势之中。

我们的家是生活在剧烈动荡着的五十年历史激流当中的一艘小舟上，而不断地被冲击得头晕眼花。一旦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国已成为和欧美等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和“先进国”。同时也因公害、通货膨胀、资源问题等，在我们的前途上，笼罩了一层广大的阴云。在1980年到来之前，究竟我们是接近到末世，或者还有什么希望没有？我们果然在谁也无法预示的未来面前，今后将如何地生活下去呢？

历史是一面可以照出自己病态的镜子，所以有展示未来的可能性。当下1975年，正在迎接昭和五十年的今天，多数日本国民，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所以寄以强烈的关心，我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怀旧之情，而且想通过这面镜子来照出自己的面貌。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和无法预测的时代。

我准备在这本书中，从庶民生活的变迁写起，以一个从十五年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庶民”，即以我的个人史为基

础，把整个情况，试作从下而上从我个人到整个时代的叙述。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有时把某一地方的不同时代的人的足迹叙述在一起，有时另设专题予以论述。当然我不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包罗同一时代的全部历史。我没有采取象过去的许多历史著作那样，只要描写了那一时代的结构，就算是科学的和客观的作法。不管你把历史的轮廓描写得多么鲜明，而如果忽视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岂不是专家的自我陶醉。

我试想把这一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群众的丰富经验联系在一起，为此，从一开始就把可能遇到的专家的批评，置之度外，而采取了自由奔放的叙述文体。虽然，由于同时代的历史，和我们离得太近，作为历史似乎尚不成熟。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写出更多的书，尤其是每个人都应写出“个人史”来。

第一章 庶民生活的五十年

刻画着历史的容颜

生活在昭和初期的人们，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正赶上战时和战后的严重的粮食不足和物资缺乏的时代，因此和生长在战后的人们比较起来，体质特别差，他们的寿命，难以达到象今天这样的水平。

不过就寿命这一点来说，即使生在战后的得天独厚的人们，也不能抱以乐观，因为对生活在公害严重、食品污染程度相当高的情况下的人们，他们能活到哪一年，有些专家们是对此加以怀疑的。

历史是刻画在人们的身体和面容上的，战前出身的人们，他们的身体和面容上都刻画着许多悲哀的痕迹。敏锐的观察家可以从某一国民的体质和表情上看出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和文化。例如1935年（昭和十年）左右，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公尺48公分（平均寿命男人仅为44.8岁），由于体格瘦弱，百分之八十的妇女，穿着和服，因为如穿西服，就会把战前妇女身段长、腿短的缺陷暴露无遗。

以前人们习惯说人生五十年，太平洋战争末期说人生二十五年，而当前则说人生七十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日本人的

身長平均增加了10公分,年轻人的体格,越来越健壮和优美。

在好不容易恢复了战争创伤的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左右,大部分国民,只能吃上淀粉质和蔬菜以及少量的鱼类。若说体育,除了上学时期以外,很少有机会参加,不带午饭上学的儿童特别多(滑雪、网球这类已成为全民性的体育运动,要想由学校供给饭食等事,也是梦想不到的)。

儿童时代营养不足(特别缺乏动物性蛋白)和吃不饱,严重妨害身体的成长。尤其是从幼年时代就背负重物,坐在地板或草垫上,象匍匐在没有铺地板的房间和锅灶前面那样,长期过着弓着腰的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的身躯容易变成畸型。现在虽然很少看到了,但在战争前的农村里,任何一个小村庄里,差不多都有腰弯到90度的老年妇女,正是在这些悲剧性的日本老年妇女的面容和姿态上,刻画着悲惨的历史。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们,看到今天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的茁壮成长的姿态,大概会羡慕那种在这儿自然流露出来的“豪放感”和“自满感”吧。1950年代出身的日本人,从记事时起,已经是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市场商品充塞,汽车到处奔驰,电视机播放着无数的商情和消息,他们享受着一切物质文明那是很自然的。也许这样,他们有独特的感情,和战前闭关自守的那一代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1920年代出生的人们感到离奇古怪的事物,对他们来讲,却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战争期间梦想不到的事物,在他们却是生下来就是现实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少年时代,对有声电影惊异万分,青年时代,第一次看到电视广播时又感到非常珍奇,看一台价值三十万日元的黑白电视机,就象

从人群的后边看杂技表演那样感到好奇。这完全是一种落后国家的经验。

说句老实话，由于我们长时间生活在灯火管制和空袭的情况下，因此停战后，还不敢相信真正的和平已经到来，即使晚上在明亮的街上也感到不安。好象战争并没有结束。在早上睡醒时，看到周围的人们都依旧象昨天晚上那样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人死伤，都不能不认为是奇怪的事。当时一般人的日常感觉可说是异常的。

我们的感觉尚且如此，若以明治年间出生的我们祖父辈世代人的眼光来看现代青年人的感觉，那就有更大的分歧。我想把那些人对昭和五十年的直率的感想列举一、二。

对于生在1900年代初期，现已达70以上高龄的人们来讲，这半个世纪是他们整个度过的五十年，可能会回想起变化多端的一切吧。回想往往容易美化过去，特别是明治年代出生人的庶民，对现代的看法，都有它的共同点。

“老伯母和年轻的时候对比，您认为现在怎样？”

“现在吗，我们年轻时，只有一心劳动，既没有愉快，也没有去旅游过，简直和天国一样寂静。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有病也不怕，可以得到免费治疗，坐在屋里可以看到电视，不出家门而好象在游山玩水，没有战争，母子挥泪洒别的情况也没有了。这样每年可以去寺院拜佛一、两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也有象这样的老人：

“还是从前好。虽然不能象现在那样过奢侈的生活，但是充满了朴实的快乐。第一，人的心地善良、有风趣，即使

生活上有不方便之处，也是一切悠然自得。今天的发展速度，对老年人太过于紧张和忙乱，他们感到什么事都急如星火，闹闹嚷嚷，我宁愿精神上远离这些忙乱现象，而保持对自己的沉寂之感。”

1950年出生的年轻人，对这种言论大概会感到很奇怪。而这些言论确是在晚年过着愉快生活的人说的。在年轻时奔波劳碌，到了晚年才过上舒服日子的人，他们的这种朴质直率的声音却是相当多的。

但是，现今社会上确有很多人得不到温暖，如和家人别离，孤零零地住在大城市的偏僻角落里的老人，被遗弃后生活在荒村的无依无靠的老年妇女等。下面所举的《一个水俣病患者》（译者注，由工业汞的公害而患的疾病）在深夜的幻想》一文中，渗透着人生极端孤独的情景。

“到了夜晚，冷清清地真够寂寞。病人都被抬到床上躺着，夜里被子掉下来，病房里都是些手脚不灵的人们，自己既不能自理，更不用说帮助旁人。有的人，言语都有困难，掉下被子只能听之任之，抽动着身子睡下去。多么凄凉和寂寞啊！象被冲到陆地上的鱼一样，只有含着泪水，无法入睡。即使半夜里从床上掉下来，由于护士累得在沉睡，也只好忍耐着。

“到了晚上，首先想到的是海上的事。海上是多么好啊。从春天到人夏后，海边开着各种花。我家的海上，不知有多么美丽啊，海水在流荡，什么海葵啦、水松啦，这些盛开的花朵，随着水波缓缓地游动着。

“如果自己能有两条好腿，支撑着身子，再有两条胳膊，

用自己的手划着橹去采海藻，该多么好！真想哭出来，多么再想去一趟啊！”（石牟礼道子著《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

石牟礼道子在该书的编后记上指出：“不管是实际上的故乡也好，想象中的故乡也好，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遭受这种弃民政策刻印的人，恐怕全国各个城市、农村和渔村，都会有这种潜在的报道吧。”

然而，在现代的日本青年看来，对包含着如此许多怪异现象的同一时代中的缺乏生活能力，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的那些已经过了时的人们，把他们的经历也说成是庶民的昭和史，该有多么大的距离。这种想法，认为个人历史的体验，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一点点而已。但不管是有限的也好，通过回忆和谈心，每个人都有它无法摆脱的沉重的人生、真实和思索。一个历史叙述者，必须在那些群众议论的背后，精选出重要的经验，同时挑选出本质性的事物，把它归纳到历史的潮流中去，来加以叙述。

在阴暗面北的土房间内

这里有前后连续六十年的一份妇女杂志。依年代顺序查阅目录，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五十年前是昭和时代恐慌开始的年头，社会非常萧条。从银行的兑换纠纷到中小企业的倒闭，失业者增加，受到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恐慌波浪的冲击，贸易额减少了一半，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农村呈现出目不忍睹的惨状。社会不安的阴影，在这种妇女杂志上明显地记载着。

1928年（昭和三年）举行的“御大典”，轰动一时的天皇即位的庆祝活动，可以说是国家有意想打破沉闷局面的一种表示。从1929年1930年（昭和四、五年）以后，“赤贫的记录”、“贫困和出卖女儿”、“失业体验记”、“东北的少女地狱”等等报道不断在报纸上出现。

如：据东京某报的记载，山形县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荒年的牺牲者，该村总人口4,714人（女2,332人），其中15.6岁到24.5岁的妙龄少女250人，全部卖给其它地方当妓女，因而出现了“没有少女的村庄”。这种情况不仅限于西小国村，还有秋田县由利郡的玉米、下乡两个村，以及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成了“没有少女的村庄”（熊谷正男著：《看吧，多么悲惨！东北的少女地狱》、《妇人公论》昭和七年一月号）。

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以上的记载（昭和六年的另一份的西小国村娼妓出外劳动实情调查：出外的人是397人，参加卖淫者109人）。虽然妇女杂志一般都登载“私人家庭关系”和恋爱等趣味性的文章，但在当时却露骨地揭示社会的一种真相。

1929年的《妇人公论》杂志封面目录上，有这样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把妇女从厨房解放出来》。这是说“家庭电气化和煤气化的到来”。文章里说：“煤气化既经济又大众化”，但“煤气化和电气化”哪一个好呢。并说明：日本现在电气化的发展，将给家家户户，乃至山区里的村落，带来无限的光明。日本已经具备为世界所羡慕的发展电力的前途。

但是，日本全国的家每户达到电气化的提法，是过于夸张的。农村和山村，点油灯的家庭，直到昭和十年还有很多。即便普及了电气化，也不过是点上10~20瓦的电灯而

已，和今天的使用电热、电动机的家庭电气化，有天壤之差别。当时访问过城市工商业者居住区和农家的人，谁都可以回想起每户只有一盏到两盏定额的没有灯罩的电灯吊在草垫上空的情景。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在同一昭和时代初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家庭中，已安装上几乎和现代相同的电除尘器、电洗衣机、电炉等。为什么那样方便的设备没有得到普及，就是因一般人的收入太低（中产以上的家庭一般雇用1~2个女佣人），还没有家务劳动合理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电洗衣机最低价格是170日元，电炉或电除尘器需2~3百到4~5百日元，对一般平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一般才七、八十日元。

1920年，美国已进入高度文明时代——汽车普及化的时代。第一次大战后得到空前繁荣的美国，在大城市大批兴建起超高层大楼，以及出现生产收音机、电唱机、电影、家庭电器化和私人汽车的高潮等等方面。日本在四十年之后，始建立了那样的大量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方式。1929年美国因车祸死亡者，一年超过三万人。（星野芳郎：《技术革新》）由于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产生了庞大的生产过剩，于是在1929年引起了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波浪，直接冲击到象日本那样贫穷国的最贫穷的部分。历史是无情的。当时日本根本谈不上私人汽车，刚开始使用廉价的“一元出租汽车”（译者按：一元日币可乘到市内任何地点的出租汽车），首都的中心区，刚开始铺设道路的时代而已。

柳田国男、大藤村彦著的《社会现象史》一书这样描写